

SHENGHUO
DEHENJI

生活 的 痕迹

曾镇南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生活的痕迹

曹镇南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00 1/32 印张10.6 25.6万字 印数1—2,000

1956年7月第1次印刷 1956年7月第1版

统一书号：10110·421 定价：1.25元

目 录

序.....	吴秦昌 (1)
题记.....	(4)

第 一 辑

这里别有天地

——评陈建功的短篇小说.....	(11)
------------------	------

一片冰心在玉壶

——谈李国文的短篇小说.....	(17)
------------------	------

向现实的深处开掘

——读《延河》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	(26)
------------------------	------

感应着时代的节奏

——评陈祖芬的报告文学.....	(37)
------------------	------

评陈祖芬的报告文学新作.....	(44)
------------------	------

意蕴深永的新传奇

——读中篇小说《黑谷白狐》·····	(53)
从生活的深处涌出	
——谈何士光的短篇小说《故乡事》·····	(60)
评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	(64)
社会问题与人物性格	
——读吕雷的《火红的云霞》·····	(68)
把真理藏在丰富复杂的性格深处	
——读《不仅仅是留恋》·····	(72)
讽刺文学的上品	
——读《围墙》·····	(74)
诗一样的小说	
——读《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	(79)
透过文学这个窗户	
——《福建文学》一九八二年部分短篇小说漫评·····	(84)
有浓度和热度的幽默	
——王蒙短篇小说漫谈之三·····	(98)
需要有一点幽默感	
——也谈《风筝飘带》·····	(108)
评《飞天》	
——兼谈文艺批评的方法并与燕翰同志商榷·····	(111)

让社会更年轻一些吧	
——从一篇小说谈到一个美学命题·····	(122)
评《在同一地平线上》·····	(129)
也谈《我们这个年纪的梦》·····	(136)
怎样看待这种探索	
——评《杜鹃啼归》及《飞向远方》·····	(146)

第 二 辑

为文艺批评一辩	
——兼论文艺批评的职能及其限度·····	(155)
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论悲剧的信中若干问题 的探讨·····	(162)
别林斯基论创作过程中的思维 and 想象	
——兼评形象思维概念·····	(184)
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205)
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218)
论真实或真实性·····	(263)
后 记·····	(326)

序

吴泰昌

我和镇南这两年才渐渐熟起来。我在文艺界结交的朋友，不外两类：一是先读过了作品然后再谋面熟识起来的；一是先识其人，然后才读作品的。这两种门径似乎都有效，帮助我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朋友，欣赏到一些真正的好作品。我和镇南的关系，就很难这样截然地划分了。究竟是先拜读了他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全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才认识了他，还是因为我们同是从一所学校里走出来的故而在职业兴味之外又格外地留神他的文章？记不清了。反正，他的鲜明的强烈的个性和那大块大块的评论文字一起扑向我来。来不及更清晰地观看，来不及更细腻地咀嚼，就已深深地烙在记忆之中了。

早就听人说起镇南的文章思想敏锐、善于言辞，见得出他的才气，但也有点傲气。读了他的第一个评论集《泥土与蕤蕤》，感到他时有独到见解，对自己的见解又很执着。镇南的评论文章，在正常情况下，他是追求个性的，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有时，一部作品评论界一片叫好时他却出来唱点反调。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面对的是作者平日熟悉的一群朋友就更不容易。自然，他也有趋时之作。至于他的傲气，我并不以为然。我一贯以为，为人要不得半点傲气，要谦逊，为文态度语言要

平等、诚恳，而对自己的观点要自信，甚至被人理解为有点傲气也无妨，这至少比平庸之作要好。

镇南为人的率直，使不少青年作家愿同他接近，商讨创作问题，也使有些作家能谅解他评论中的某些不当之处。我也尝过他的这种“率直”。前年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我发言前他还开玩笑地叫我大师兄，悄声细言地和我商量着一件事，当我发言完正端起茶杯时，他突然抢着发言，以激烈的言词对我的意见进行反驳。我不感到突然。这使我想起他的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思辨性强，他的辩论文字往往更见其光彩。评论，评论，本该在既评又论中，在针尖对麦芒的对立中显露出力量的。

在近几年出现的青年评论家中，曾镇南所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影响是突出的。而我觉得，他对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一腔热忱，在一批青年评论家中尤为突出。他不是为了写一篇文章而去看一部作品，看一台演出，而是抢着看作品和演出，有所感时再写。他所看的比写出来的要多得多。因此他的文章中常有一些综合性的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这是他拿手的得意之笔。虽然这种比较未必都是很精确的。

镇南的评论文章，大多瞩目的是正在变化的当代文学。在这本作者自称的“杂著”里，收了部分学术性的研究文章。他在北大中文系本科、研究生七、八年，不是白过的，否则是写不出这些“杂著”来的。我特别细读了其中一篇关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文章，他提出了与一位颇有名气的也算中年理论家的不同意见，我个人觉得是有道理的。由此我感到，如果镇南意识到并发挥自己的学术所长，将多年积累的中外文艺史的知识熔铸到当代文学评论中去，定会增加他的当代文学评论的厚度与历史感。这类文章容易写得浅，一般化。现在一些当代文学评论文章注意引进新名词，仿佛这样才算有新意，有学问，固然这也是有学问的一种表现，但我觉得评论有无学问重要的不在

名词的翻新。王蒙同志提出作家学者化的问题，这很重要，其实评论家同样甚或更需要学者化。没有知识能写出好的评论？读了这本集子，对镇南提出这点希望，我想是合理的，做到这点，于他也并非困难的。

1985年7月于北京

题 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如果说它们有一点点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杂”。第一辑是当代作家作品评论；第二辑却是带点学术性的文艺论文，这就使集子呈“两色土”的模样了。而当代文学评论中，既有对文苑里引人注目的异树奇花的观赏，也有对无人知晓的小花小草的撷拾；有千余字的争鸣，也有逾万言的评述。学术论文中，有对当前创作和批评中若干问题的管见，也有对抽象的文艺美学概念的具体而细微的演绎；有对马恩文论中某篇文献的研讨，也有对外国文论中两位名家的学习心得，还有一篇对近代文论中一位大师的详论。统观起来，林林总总，纷然杂陈，很不合乎时下编集子的通例，颇有点开杂货铺的样子。

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杂”文集呢？其实倒也没有什么拿得到台面上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无非是觉得，这种文字上的“杂”，却是我过去的一段生活留下的真实的痕迹，于是自己不免有点偏爱罢了。

这几年来，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写当代文学评论。我几乎把全身心都沉浸在当代文学不断展开的生活画面里了。虽然我的工作环境和写作条件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但是那种遏制不住的写作冲动还是频频地来照拂我，既给了我文思蹇滞时殚精竭虑的痛苦，又给了我笔意略舒时那种酣醉般的快乐。我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紧紧地萦系着作家们创造的那些纸上

的

的生灵。当我想对它们说点什么而又为说不出来而焦灼的时候，常常在梦里也摆脱不了它们的搅扰。记得马克思说过，作为一种战斗武器的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具备作为一个批评者应有的公正而明晰的理性，但我知道我有激情，——对当代文学和当代现实生活的激情。我希望我的文章不是严冬里残阳斜照大地的那种苍白而微温的光线，而是初出茅庐的弄潮儿跌跌撞撞地扑向文学和生活的大海时从灵魂里迸发的粗犷的呐喊。当我只有感觉到我不是正襟危坐地在写评论，而是在谈沸腾的生活，在倾诉文学给予我的激动的时候，我的笔端才稍有灵气。我深知自己的评论有不少畸侧扞格、谑陋可哂之处，但我深信，这些文章里倾注着我在这样一个革旧布新的大时代里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它们是一个想对生活有所推进和促动，想对人生有所助益和丰富的现实进程的参与者的心灵的记录。这种思想感情并不是清纯的泉水，它有过拘挛板结，也有过疏放失检，甚至也难免有淤泥的渗入，但它总想努力向前，它总不愿息下，更不愿意而转去。鲁迅创造的那个不停地向前走的过客的形象，经常在我深夜写作时偶尔抬起的倦眼之前浮现。过客对于在前而召唤他前行的声音是“记不清楚”的，所以他虽倔强，然而阴沉困顿；而我对于在前头激励我前进的声音却是听得很清楚真切的，那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在历史的大道上震响着的缓重、沉着、坚定的步声。这是有力量的声音，它的力量也传给了我。所以我虽踉跄，然而开朗振奋。我知道我不是无目的的过客。从十年动乱中复苏过来的生活和文学的发展，都指向了美好、清晰的未来。那理想之光照耀的地方，是我和大家共同的归宿。在对未来的看法上，我宁愿自己有点浪漫主义。文学世界中现实生活强劲脉搏的每一搏动固然使我屏气凝听，但它传递出的每一丝未来的信息更使我惊喜神往。文学的天性是倾向于未来的，它

天生就比现实美。在昏沉的夜里，鲁迅还憧憬着“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的“好的故事”呢，何况处于蓬勃向上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我们？遇着这样的“好的故事”，我就情不自禁地说些热情的话。

从我开始写评论的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上半年止，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除了收入我的第一个评论集《泥土与羡慕》里的以外，大致都留存在本书的第一辑里了。这一辑里的文章，要说它们和《泥土与羡慕》中的文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羡慕”式的文章少了，而热情的文字多了。这原因除上述之外，是我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迁。先前我也很为文坛上重创作轻批评的现象感到不满的不平家之一，写起评论文字来往往有逞辩使气的味道，好为苛求之论，还觉得这足以表现批评者的独立性格，那时我是以鲁迅所说的“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为写作信条的。后来我对文坛里的情形见得多了，终于悟到自己先前想法的简单偏颇。我并不是变得怕得罪人了，但我的确很怕再独自咀嚼因衡文过苛而误伤别人在自己心里结下的苦果了。真的，我怎么就忘了呢，鲁迅不是质问过吗：“倘无创作，将批评什么呢？”虽说好的批评能指引创作，但说到底，批评毕竟是附丽于创作，随创作的繁荣而繁荣的。一切想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最要紧的，首先得存有爱创作的心，一丝一毫的在嫩苗上驰马的念头都不能有。待到我由于事实的教训而确立了这种想法的时候，对鲁迅下面一段话就感到特别亲切了。他说：“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而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这实在是很可实行的睿智通达的办法。于是对于我觉得颇有“所长”或略有“所长”的作家和作品，我就常常“掩其所短，称

其所长”，专就其“所长”生发自己的感触，而对于“所短”，或者竟不遑见到，或者见到了也存而不论，留待聪明的读者自己去发现、去裁定。这也许会产生另一种片面性吧，但起码是现在，我觉得“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不失为扶植创作的方法之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批评家是不一定要摆出一副明察秋毫、全知全能的架式的，有时不妨也“难得糊涂”它一下。如果品鉴极精，有如非龙肝凤髓即不下箸的美食家，那这样的批评家能说话的机会就太少了。所以我是雕梁画栋的大雄宝殿固然要去随喜，简朴寒伦的野外草庵也不妨去烧香——只要是目力所及，精力允许。至于有些文章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成为覆瓿之物，那也是必然的。好在世间毕竟天才少而常人多，天下之至文罕而可读之篇什众，我所写的文学评论，只要能创作者和读者助一时之兴，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永恒与否，非我辈所敢奢望的。

至于收在本书第二辑里的多少带点学术性的文艺论文，除了有几篇去年的新作外，其它都是我在北大当研究生时的旧稿。《论真实或真实性》则是我的硕士论文。我曾经有潜心于学术研究的梦想，这几篇文章，可以说是那破灭了梦想的残存的碎片。在这碎片上，却也留着我第二个学生时代生活的痕迹。——那时候，我曾经怎样地用功呵。在阐幽抉微地论证学理方面，在究本穷源地探求艺术规律方面，这些论文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是很可疑的。但是，这些习作，每一篇我都费了一番独立研究的功夫，都力图就所涉及的论题提出一点自己的见解。立论是否严谨稳妥我不敢自信，但文必己出却是可以请读者审核的。收录这些旧稿时，我的心情是沉重面不安的。这些旧稿使我回忆起回燕园第二次求学的种种情境，严谨而温蔼的老师们，刻苦而友爱的同学们，曾经给予我多少勉励和帮助呵。为了我的硕士论文，当年年逾八旬的杨晦先生一次又一次

约谈；因骑车跌伤腿上还打着石膏的吕德申老师冒着酷暑一遍又一遍审读；教务繁重、身体瘦弱的胡经之老师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他们的指导下，我终于把因回福建料理父亲的丧事而耽误的时间补上了，如期而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那时候，写一篇文章是多么认真呵。虽然由于自己不长进，终于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但那种认真读书，认真写作的严格训练，却是我终身受用无穷的。可惜的是毕业以后，自己在读书方面没有过去用功了，虽然写作是勤奋的，但时有空虚之感，常有窘促之状，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摩挲旧稿，去年已经故世的杨晦先生的手温似乎还留在上面，他那坐拥书城，恒兀兀以穷年的形影恍惚就在面前，我几乎感到了他那清澈宁静的、坚执的目光的凝视，那目光在无声地责问：“怎么能够这样呢？”这时，手头的旧稿，就有了责我荒疏、促我发奋的作用。这也是我想收录它们的一个原因。

写到这里，已是深夜了。北方二月的尖利的春风在窗外呜呜叫着，它驱赶着暗夜向明天急驰。编着这旧迹与新痕交错的集子，回顾着自己走过来的生活道路，我心里很不平静。“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我默诵着鲁迅这两句旧诗，对着摆在案头的这一大摞凝结着新时期的“春温”的文字，心想，就把它们叫做《生活的痕迹》吧。小而言之，它们是我个人学习和工作的一点记录；大而言之，它们也是新时期生活折射在文学里的一点清浅的留痕。去吧，《生活的痕迹》，到人群中去旅行吧，也许你能幸运地遇到个把不惜一顾的朋友，那就把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的普通人的祝福和问安带给他们吧！

1984年2月28日

于长平店西山坡

第 一 辑

这里别有天地

——评陈建功的短篇小说

“谈天说地”，这是青年作家陈建功给他的部分短篇小说加的副题。这是耐人寻味的。的确，打倒了“四人帮”，社会生活在这位思想深沉、感觉锐敏的青年作家面前展开了宽广的天地，他就在这天地之中摄取材料，熔铸形象，娓娓动听地为我们叙说出一个又一个生活故事。一个别具风貌的艺术天地就在这些生活故事中闪露出它的一角。

在这刚刚展开的艺术天地里，最能搅动读者感情波澜的，恐怕是那位伫立在弯弯流水边思索着爱情和人生的丹丹和那位曾坚信“幸福属于生活的开拓者”但却被生活碰得头破血流的钟奇吧！这两个人物，是作者倾注了激情创造出来的，一下子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陈建功被青年们所认识和喜爱，应该说是从《流水弯弯》的问世开始的。

陈建功是经历了十年浩劫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群的作家。他的创作准备期，是和这一代青年的悲欢交织在一起的。他的创作生涯的真正开始，也是和这一代青年的觉醒、思索相呼应的。多年矿工生活的经历，使他很自然地把描绘青年矿工的生活作为主要题材；但是，他笔下的青年矿工，其命运和道路，其思想、憧憬、感情，却是被政治风暴唤起，在迷惘和苦痛中踏入人生，分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这一代青年

所共同的。因此，钟奇的形象，就有相当的概括性。青年读者们不难从他对红卫兵公社的狂热中，从他对煤的地下气化的追求中，从他对现实的不公正发出的抗议中，看到自己当年的面影，听到自己现在的心声吧！

在对钟奇的坎坷命运的描绘中，作者寄托了强烈的生活感慨，迸发出震撼青年心灵的苦闷和呼喊，这是小说最令人不平静之处。小说的独特，我以为并不在于借钟奇曾有过的对人生的积极进取的态度，向青年们解说“幸福是属于生活的开拓者的”这一哲理，而是以钟奇的被迫消沉，向摧残有为青年的那一部分社会环境、社会习惯提出深沉的抗争。钟奇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始终昂扬的生活的开拓者，当他最后出现在丹丹面前时，甚至显出一副“颓丧的样子”。这一幕是那样冷峻哀伤，令人感到钻心的痛苦。丹丹的造访和勉励，会不会使钟奇重新获得开拓生活之路的力量呢？作者没有轻易地把美好的前景预约给我们，他有意让小说在一种压抑和愤懑的氛围中收束。或以为这样处理未免太消极，是对现实的偏激情绪，我以为不然。鲁迅的名篇《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他也有过为改革中国而激动过的青春，然而却不堪现实的重压而颓唐了。弥漫全篇的沉重的苦闷，是发人深思的，并不使人消沉。时代不同，钟奇不应该重复吕纬甫。吕纬甫麻木不能自拔，钟奇却终于还能激愤地喊出：“我只要求给老百姓干一点事，只要求让我干！”这是特殊时代环境中，被历史的大波载向觉醒和早熟的一代青年的苦闷的呼喊，使人读后的美学感受，也并不是对社会的失望和人生的幻灭感，而是深沉的思索和强烈的愤慨。苦闷如果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那它无论在生活中或艺术中出现，都需要认真对待，不能简单地斥为“小资产阶级情绪”了事。钟奇的苦闷的呼喊，是一代青年被邪恶的环境任意播弄之后，要求社会对他们负责任，要求人们不要嘲弄和绞杀青年的理想，